

NEISBITE
JINGDIAN HUANXIANG XILIE

内斯比特
经典幻想系列

【英】伊迪丝·内斯比特 著

追踪护身符

ZHUIZONG HUSHENFU

易 慧 杜争鸣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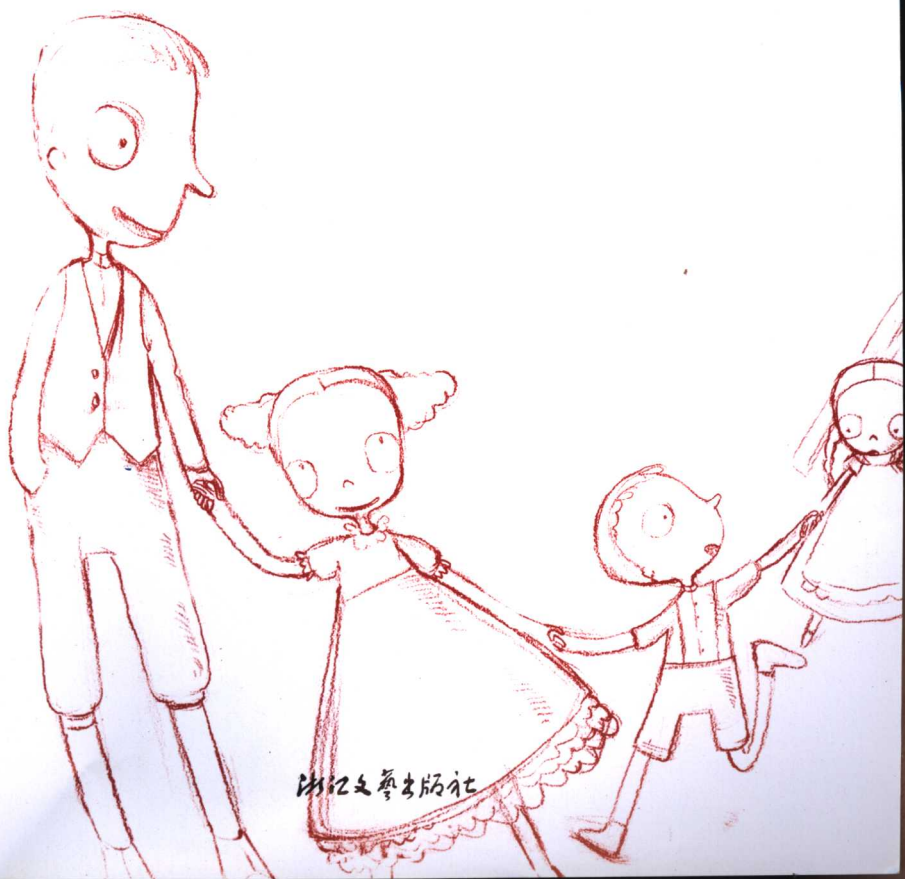
NEISIBITE
JINGDIAN HUANXIANG XILIE

内斯比特
经典幻想系列

ZHUIZONG HUSHENFU
追踪护身符

[英] 伊迪丝·内斯比特 著

易 慧 杜争鸣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踪护身符/ (英) 内斯比特著; 易慧, 杜争鸣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 5

(内斯比特经典幻想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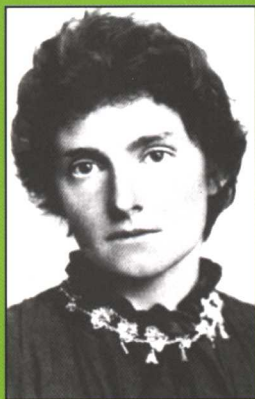
ISBN 7-5339-2334-0

I. 追... II. ①内... ②易... ③杜...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8137 号

追踪护身符	
[英]伊迪丝·内斯比特 著 易 慧 杜争鸣 译	
责任编辑: 朱怡瓴 特邀编辑: 张海钢 插图: 唐 筠 装帧设计: 唐 筠 责任校对: 杨爱英 责任出版: 朱毅平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b@mail. hz. zj. cn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印刷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排版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875 插页: 1 字数: 175 千字 印数: 0001—7000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2334-0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伊迪丝·内斯比特
(Edith Nesbit 1858 — 1924)

内斯比特是英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她出生于伦敦，四岁时父亲去世，在一所英国寄宿学校度过了一段不愉快的时光，九岁时和母亲及姐妹一道搬去欧洲大陆。她在法国和德国接受教育。1872年全家返回英国。

内斯比特被誉为“第一位为儿童写作的现代作家”，她促进了儿童文学传统写作方式的极大转变，对后世影响深远。内斯比特著有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代表作除了《许愿精灵》、《追踪护身符》、《跛脚迪吉》、《神奇的鼯鼠》，还有《探宝的孩子们》、《向善者》等。她的作品让人愉悦，常常借助小主人公的历险经历让孩子们的身心得到饱满的成长。她不仅把现实中的孩子们带入一个幻想的世界，而且把幻想世界的事物带入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激发孩子们想象的力量。她的幻想小说风靡全球一百多年，已经成为全世界小朋友最喜爱的经典读物。



-
- 1 萨米德 / 1
 - 2 半个护身符 / 20
 - 3 过去的故事 / 37
 - 4 八千年之前 / 53
 - 5 敌人进村了 / 71
 - 6 通往巴比伦的道路 / 87
-



-
- 7 城堡护城河下面深深的地牢 / 107
- 8 王后的伦敦之旅 / 132
- 9 亚特兰蒂斯 / 159
- 10 黑黑的小姑娘和恺撒 / 182
- 11 法老之前 / 203
- 12 道歉礼物和被赶出学校的小男孩 / 231
- 13 锡岛上的沉船 / 260
- 14 内心的期望 / 285
-



萨 米 德

很久以前，有四个孩子过暑假时来到了一间白色的房子里，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西里尔、罗伯特、安西娅、简。这个房子正好盖在一个沙坑和一个白垩矿场中间。一天，他们的运气非常好，在那个沙坑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它的眼睛就像蜗牛一样长在长长的触角上，而且可以像伸缩望远镜一样伸出来缩进去。耳朵像蝙蝠的，桶状的身体像蜘蛛的，上面还盖了一层又厚又软的绒毛。手和

脚却长得像猴子的。它告诉孩子们它是萨米德，也就是沙精灵。它非常、非常地老，世界开始的时候就出生了，已经被埋在沙子里几千年了，但是它精灵的本事并没老掉，其中一个法术就是它能给人们任何想要的东西，精灵们总是有这个本事。西里尔、罗伯特、安西娅，还有简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啦，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出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全是些古里古怪的愿望。最后就像罗伯特说的，他们傻兮兮的愿望让他们陷入了困境，萨米德答应帮他们摆脱困境，只要他们许诺不再要求它满足别的愿望，并且不告诉任何人这事儿，它可不想再自找麻烦了。分别的时候，简温文尔雅地说：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再看到你。”

这个友好的想法感动了萨米德，它满足了这个希望。关于这个故事的一本书就叫做《许愿精灵》，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

“他们后来的确又见到过沙精灵，但不是在这本书里，也不是在一个沙坑里，而是……但是我不能再说下去了。”

至于我不能再说下去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没能查明孩子们和萨米德重逢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当然我知道他们会再见到的，因为它说话可是一字千金的，如果它说什么事要发生，那你等着好了。它可完全不像那些告诉我们下星期四伦敦、南海岸和海峡



天气情况的气象预报员。

发现萨米德，并许下愿望的那个暑假是个奇妙的乡村假日。孩子们多么希望这个暑假也这么精彩啊。这样想可一点儿没错，因为这些孩子还真是幸运儿，精彩的事情常发生在他们身上。孩子们盼啊盼，可是等暑假真的到了，却出了一大堆糟糕的事儿：爸爸被他的报社——贝洛日报社（好像是叫这个名字）派到中国的东北去采访那里的战争了；可怜的妈妈又生了重病，到马德拉岛养病去了，小宝宝也被一起带上了；妈妈的妹妹，埃玛阿姨突然跟爸爸的弟弟，雷金纳德叔叔结了婚，然后一起到中国去了。偏偏中国又远在万里之外，就算阿姨和叔叔多么地疼你，也别指望他们会带你一起去那儿度假。孩子们只好被留给老保姆照看。老保姆住在靠近不列颠博物馆的菲茨罗伊大街上。她对孩子们是很宽容仁慈的，可是也太过宠爱了，像我们这样已经长大的人可就感觉不舒服啦。四个孩子感到别扭极了。看着马车载着爸爸和他的箱子、枪，还有裹着毯子的铝餐具与羊皮纸卷走远的时候，最坚强的人也会心痛的。女孩们抱成一团大哭起来，男孩们都站在客厅暗沉沉的长窗户后面看着爸爸离开，使劲地憋着眼泪，怕被别人当成爱哭鬼笑话。

读者们可要注意，男孩们还是很坚强的，他们是爸爸走了之后

才哭的，因为他们知道爸爸已经够烦了。爸爸走了之后，大家都感觉好像眼泪已经憋了一辈子了，再也憋不住了，于是大家都哭了起来。

吃下午茶的时候孩子们才稍微提了点儿劲。老保姆做了小虾和豆瓣菜，豆瓣菜码成篱笆的样子围着一个大肚子的玻璃盐瓶。这个瓶子造型倒是很别致，孩子们从没见过，可是这顿饭吃得还是很不开心。

喝完茶，安西娅走进爸爸以前住的房间里，看见爸爸不在那儿，又想到每过一分钟爸爸就离她更远一些，离俄国人的枪炮更近一些，她又哭了起来。然后她又想到妈妈又生着病又孤零零的，可能每时每刻都等着女儿们在她头上洒些科隆香水，盼着忽然有谁给她端上一杯茶，她想到这些就哭得越来越凶。哭着哭着，她想起了妈妈在离开的前一个晚上跟她说过她是姐姐，要让弟弟妹妹们高兴起来之类的话，于是她止住了眼泪，开始想起办法来。想啊想，直到她再也坐不住了才去洗了洗脸，梳了梳头发，下楼去找弟弟妹妹们，装成压根儿没哭过的样子。

客厅里人人都是一脸沮丧，只有罗伯特为了打发时间，拽着简的头发，不轻不重地逗她玩。

“嗨，”安西娅提议道，“我们来聊聊闲吧。”“聊聊闲”这个词



是西里尔许了个傻愿望——希望英国也有红头发印第安人——那天第一次用的，听到这个词，大家都想起了上个暑假的事儿，想起了有美丽花园的白房子，花园里长满了各样的花儿、草儿——晚玫瑰、紫菀、万寿菊、甜甜的木樨草，还有毛茸茸的芦笋，各种作物都疯长起来抢地盘。有人曾提议把它们清理掉，种上果树，可是谁也没真行动起来，直到现在还是像爸爸说的那样，一片“五英尺的蒟地，小樱桃树的魂儿转来转去还是得望而却步”。大家还想起了山谷对面的风景，那边的石灰窑在阳光下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阿拉丁的宫殿；悬崖上有一个个的小洞——那是小岩沙燕的前门通道。新鲜的空气夹着百里香和野蔷薇的香味，小巷子里的村舍上方袅袅升起木头燃烧的青烟，啊——那种淡淡的味道——孩子们回过神来向四周打量着老保姆乏味的客厅，简撇了撇嘴：

“哎，那儿可大不一样啊！”

真是不一样的。在爸爸托老保姆照顾孩子们之前，她一直是把这房子租出去的，所以房子是按着出租房的方式装修的。真奇怪，为什么大家非要把出租的房子弄得跟自家住的房子完全不一样呢？老保姆这客厅挂的是深红色的双层窗帘，那颜色红得就连血滴上去也瞧不出来，里面一层是粗糙的蕾丝做的；地毯是黄色和紫罗兰色的，有些地方怪怪地补了灰色和棕色的油布；壁炉里还有些木屑和

箔纸没有烧完；一只桃花心木的小橱柜被涂上了厚厚的一层漆，也不知道是用来做衣橱还是餐具柜的，上面的锁都坏了。还有好多硬椅子，用钩针钩的椅套松松垮垮地拖下来，还全都拖得歪歪斜斜的。桌布是浓绿色的，四周还镶了一圈黄色的图案。壁炉上面挂的镜子能把人照得比原来丑十倍——不管你本来有多丑，它都有这个本事。壁炉架板上铺的是栗色的长毛绒，可偏偏缀的是羊毛穗子，一点也不配。一只钟闷闷地待在那儿，就像黑色的大理石墓碑，它早就不滴答作响了，还真跟坟墓一样死寂呢。房间里还放了几只从来没插过花的彩色玻璃花瓶，一只从没有人玩过的涂色小手鼓。墙上凸出来几个漆了颜色的支架，也是空空的。另外还挂了几幅淡棕色边框的雕版图，有女王像、议院图、天堂里的草原图，还有一幅画的是一个塌鼻子樵夫无精打采地回家。

还有两本书，一本是去年十二月份的火车时刻表，一本是蒲拉姆里奇的《〈新约〉注解书》。还有——我可不想再费力描述这个屋子了，就像简说的那样，这儿真不一样。

“我们来聊聊闲吧。”安西娅又提议道。

“聊什么？”西里尔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

“什么都没劲。”罗伯特愁眉苦脸地踢着桌子腿说。

“我可不想玩游戏。”简也显得很暴躁。



安西娅憋着火气，说道：“喂，听着，我可不是爱唠叨或者要讨人嫌，但是我想要跟爸爸一样来分析一下情况，同意吗？”

“继续吧。”西里尔可一点都没兴趣。

“好吧，我们都知道我们得待在这，因为老保姆要照看顶楼上那位可怜的博学的老先生，没法离开这房子。爸爸呢，又找不到其他人来照顾我们，而且大家都知道妈妈去马德拉岛养病已经花了很多的钱了。”

简呼哧呼哧地吸了吸鼻子，一脸难过的样子。

“是啊，我知道情况是蛮糟糕的，”安西娅赶紧说，“但是我们可以不要想糟糕的事情啊，我们是没有很多钱花，可是我们得找些事儿做做，我知道在伦敦有好多好多东西不用花钱也能看到呢，我们去看看。我们都长大啦，再说了，小宝宝也不在这儿——”

简呼哧呼哧地吸了吸鼻子。

“我是说谁都不会因为他说不的，他那么可爱。我在想我们一定要叫保姆知道我们已经长大了，让我们自己出去，不然我们可一点也玩不成了。我提议我们去看遍伦敦所有的东西，我们去问保姆要点碎面包，然后去圣詹姆士公园。那儿有鸭子，我知道可以喂的。只是我们先得说服保姆让我们自己出门。”

“好哎，自由万岁！”罗伯特说，“可是万一她不同意，该怎么

办呢？”

“她会同意的，”简忽然说了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今天早上我就想到了这事，就去问爸爸了，他说我们可以自己出门的，而且他还跟老保姆说了，只是我们必须告诉她我们要到哪儿去，如果没问题她会让我们去的。”

“简，你可太伟大啦，”西里尔欢呼起来，他可总算从又困又沮丧的情绪里提起劲儿来了，“我们这就去吧。”

于是他们去找老保姆，她只是再三叮嘱孩子们过马路要当心，有困难找警察帮忙就答应了。可是孩子们早就不怕过马路了，因为他们以前住在卡姆登镇，早就习惯肯特郡小镇马路的风格了：那里的电车疯了似的从早到晚每时每刻都窜来窜去的，对着人呼噜一声就冲了过来。

孩子们保证天黑之前一定赶回家。可是呢，现在是七月，很晚才会天黑，玩的时间比睡觉的时间可长多了。

他们开始向圣詹姆士公园走去，个个口袋里都装满了喂鸭子的面包屑和硬面包皮。我要再说一次哦，他们是开始往那儿走，可我没说他们最后到那儿了。

从菲茨罗伊大街到圣詹姆士公园的路上要经过很多很多街道，如果路选得好，你会经过许多商店，谁都会忍不住停脚步逛逛



的。孩子们瞪大了眼睛欣赏着橱窗里的金饰带、珠子、图画、珠宝、衣服、帽子，还有牡蛎和大龙虾，早把刚才在菲茨罗伊大街三〇〇号客厅里的沮丧劲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罗伯特选路的运气不错，他们走了一条好路。（大家推选罗伯特做队长，因为女孩子们认为他最合适了，他自己也认为非他莫属。而西里尔呢，也不好反对，不然可就叫人觉得他又小气又会嫉妒了。）现在他们在纵横交错的有趣的大街上，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玩的店——卖活的东西的店。有一家店的橱窗里摆满了笼子，里面装的是各种各样美丽的鸟儿。孩子们开始看到鸟儿的时候很高兴，可是后来想起，他们从前也许过愿，希望自己有翅膀，神情就变了。他们现在真替鸟儿们难过，有翅膀却被关在笼子里不能飞是件多么悲惨的事情啊。

“把鸟儿关在笼子里真残忍，”西里尔说，“走啦！”

他们继续往前走，西里尔开始想他的发财计划，去克朗代克挖金子，然后买下世界上所有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儿，把它们全放了。他们又见到一家卖猫的店，但是猫也全被关在笼子里，他们真希望有人把猫全买下来，把它们放在炉前的地毯上，那才是猫该待的地方。他们还见到了卖狗的店，看了也叫人心里不舒服，因为所有的狗要么被链子拴着，要么就被关在笼子里。大狗小狗全都悲伤、可

怜地望着四个孩子，尾巴乞求地摇来摇去，好像在说：“买下我吧，买下我吧，让我跟你们一起去散步；哦，求求你们了，也买下我可怜的弟兄们吧！拜托！拜托！”它们呜呜的叫声听起来就像是“拜托！拜托！”一样。只有一只大爱尔兰猎狗，当简拍拍它的时候，它咆哮了起来。

“噉——”它斜着眼睛瞪着孩子们，好像在说，“你们不会买我的，谁都不会，我会一直被链子拴住死掉，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害怕很快就死掉！”

我不知道孩子们有没有理解这些话，只是有一次他们被困在了一个城堡里，知道关在里面出不去的滋味是多么难受。

可是他们一只狗也买不起。他们问了那只最小、最小的狗的价格，是六十五英镑——它这么贵是因为它是日本玩赏犬，有一张女王的肖像图里就有这种狗，那时这位女王还只是威尔士公主。孩子们想如果最小的都要这么贵，那最大的肯定要几千了，所以他们只好继续往前走。

他们再也没有在哪家猫店、狗店，或者鸟店停下来。最后他们走到一家店里，这家店里卖的动物好像都不在乎它们是在哪儿——金鱼、小白鼠、海星和其他的水族馆动物，还有蜥蜴、蟾蜍、温顺的兔子以及豚鼠。他们在这儿待了好长时间，把面包屑扔进竿条缝



里喂给豚鼠吃。他们还想养一只沙色的垂耳兔，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把它放在菲茨罗伊大街那栋房子的地下室里。

“我想老保姆不会太反对的。”简说。

“兔子一般都非常温顺的，我想它还能听出她的声音来跟着她走呢。”

“那她一天可要被它绊倒二十次啦。”西里尔提出另一个建议，“不如养蛇吧——”

“这儿没蛇卖，”罗伯特赶紧反对，“再说了，我可没法跟蛇做朋友——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蠕虫一样惹人讨厌，”安西娅说，“还有鳗鲡和鼻涕虫也讨厌——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喜欢没有腿的东西。”

“爸爸说蛇是把腿藏在身体里了。”罗伯特说。

“爸爸是这么说的——他还说我们把尾巴藏在身体里呢——才不是真的，”安西娅说，“我讨厌没有腿的东西。”

“腿太多还要糟呢，想想蜈蚣吧！”简耸了耸肩。

他们站在人行道上这么说话说了好久，过路的人走路都不方便了。他们把堆成大厦似的小笼子一个个地看过来，西里尔把胳膊支在一个看起来空空的笼子顶上，正设法引起一只刺猬的兴趣，刚才它一见到他们就缩成了个球。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胳膊底下传来